

# 澳華新文苑

第1237期(A)



## 關於滬港的前世今生

——吳正《新雙城記》序

吳正先生于1948年在上海一書香世家出生。祖父是清末民初的書法家。父親上世紀五十年代執教於上海一間大學，住在東上海。六十年代初他赴港謀生，轉而成為一大企業的高管，居住在北港島一帶。吳正先生青少年在上海渡過，也是在那裡接受教育，對這座城市懷有真切而且複雜的情感。1978年，他從上海赴港與父親團聚，這年他恰逢而立之年，從此由上海人變身為香港人。他的移居不是簡單的地理意義上的，更是一次文化心理的搬遷。這種搬遷，使他對過去的生活有了更深層的認識。而2008年，吳正先生又毅然選擇了人生的第二次遠離，離開妻女獨自一人回歸上海。吳正先生滯留上海的九年中，其實也是十分懷念香港的，懷念香港那個自己曾經擁有過的溫馨的家，懷念兩個女兒，懷念那些與他朝夕相處了幾十年的香港

同事們，懷念香港這塊土地上的即情即景和那些絲絲縷縷的熟悉氣息。2017年，他又回到香港了。這樣，吳正先生的人生便以一種戲劇化的效果被劃為幾段，都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上海和香港成了他人生不可抹去的兩個棲身地，成為他夢魂縈繞的第一與第二故鄉了。

懷著深深的情結，吳正先生寫下這部《新雙城記》，包括兩個長篇：作為上卷的《東上海的前世今生》和作為下卷的《北港島的前世今生》。

《東上海的前世今生》寫成於2014年12月31日，在吳正先生的滬寓心齋。此部長篇以1952年即吳正先生四歲時上海的社會生態和情狀作為時間的基準點，上接民國末期，下連改革開放之初，縱橫歷史，穿梭時空，卷軸出當年都市人生的百態圖。小說以上海深陽路687號為核心展開敘述。吳正先生說，這是一幢承載了他全部的

童年、少年和青少年生命記憶的屋子。於此同時，它也變形成了他的各種小說、詩歌和散文隨筆中無所不在的場景與心情的安放處。他說，像他這麼個有著強烈戀舊個性的作家，他是決不可能在還沒能找到一處既夢幻又真實，既飄忽又沉澱，既飽含苦難又讓他無法割捨的背景之地來讓他自如地敘述他的人生故事之前，就貿然落筆寫他的東西的，因為他會感到自己生命中的某個部分，他還沒能尋找回來。而深陽路687號，就是這麼一處地方。

在《東上海的前世今生》圈上了最後一個句號的那個下午近傍晚時分，吳正先生獨自一個人站在寓所的邊窗前，望著街道兩旁落葉紛紛的法國梧桐樹，心中充滿了思念。思念誰，思念什麼，他真還說不太清楚。反正，整個人的精神似乎仍然沉浸在剛剛寫完的那部小說的情境中，未能完全擺脫出來。

此時，記憶力特佳想像力特強創作欲望又特別旺盛的吳正先生，下一卷小說裡的種種細節離型又開始在心中蠢蠢欲動，時沉時浮了。他想到，父親、母親，和在他家照料了三代人的秀姑，還有那些他會陸續講述到他們人生故事的當事人，經已一一作古，離他而去。而他，現在的年歲都已經超越當年從香港紅磡“美心餐廳”的扶梯上走下來的父親的年紀了。這不禁讓他驚心。結果，幾年之後，於2019年5月31日，吳正先生寫成《北港島的前世今生》。此書以吳正先生離港九年後，即2017年，再度回港定居的第一天作為時空支點，撬起了整個香港社會四十多年間的巨大異變與眾生態。

整體而言，《新雙城記》思路自由，筆法新穎。吳正先生特殊的人生歷練，加上詩人的氣質秉賦，使小說呈現出獨特的風貌，整個故事處置於一種誘人的氛圍，人物真切確實，情節引人入勝。正如作者自己所設定，如此上下兩卷，獨具乾坤，自成一統，可獨立成篇。但是，兩卷又並非完全獨立，其人物、事件與情節互相交融，編織成趣，且總有一座儒釋道的准宗教橋樑，將故事與因果隱約溝通，讀起來，頗有往事如煙，但又往事並

不如煙之感，散發著深摯的生命情懷佛教教義。

例如，《北港島的前世今生》一開頭，就讓人痛感歲月悠悠，不知今夕何夕，一下墮入悵然若失的心境：

2017年2月10日，丁酉年元宵節的前一夜，我從上海回到香港。我搭乘的交通工具是火車——滬港直通車。沒什麼特別的原因，唯我感覺，這趟車的名稱與方向才與我的心情最吻合。

並沒人來接我的車，一如40年前我第一次抵港那般。我從紅磡火車站站出了閘，環眼望去，周遭的景觀不要說與四十年前完全不同，就是與我十年前匆匆逃離香港之時也大不一樣了。儘管我上一次與香港的闊別地是在赤角機場，但建設中的紅磡區的新地貌，我多少還是有點兒瞭解的。

其實，連我自己也不能說清我是從香港回上海呢，還是又從上海回到了香港去？這個“回”字該用go，還是come？兩地間深濃的家鄉情結，竟然讓我在這個最簡單不過的辭彙間選擇徘徊，作不了決斷——虧得我還名正言順地經歷了五十年的作家生涯呢。

(未完)

何與懷

## “心字羅衣”究竟是什麼神仙單品？

北宋詞壇小令“第一人”晏幾道，遙看與納蘭性德、賈寶玉頗為神似。小晏也是含著金湯匙出生的，自幼錦衣玉食，然未及而立，其父晏殊去世，家道從此中落。他後來做過數任小官，但都是中低級公務員職位，在廟堂江湖間輾轉，見多了世態炎涼，感慨橫生，詞中名篇大多是懷舊傷感之作。如《臨江仙·夢後樓臺高鎖》：

夢後樓臺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弦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這首“精緻如宋瓷”的念舊作品，幾乎全部由名句構成，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借景抒情，襲古彌新，詞句借用五代翁宏《春殘》中詩句，但用在這首詞裡，渾然天成，倒好像是翁宏預支了他的作品。還有“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兩句，也是化用李白《宮中行樂詞》句意：“只愁歌舞散，化作彩雲飛。”用在這裡，也是天衣無縫。

本文不再複述前人對這首詞的論述，跳將開去，說一說詞人“碎碎念”提到的一件衣服，就是“兩重心字羅衣”，為什麼詞人對這件衣服如此難以忘懷，至今猶記得那件羅衣的質地、模樣，還有女子穿戴時的風韻？

晏幾道經歷了人生巨變，由奢入儉，總是莫名其妙地傷感，總覺得往事如煙，富貴如雲，世間沒有什麼是經久不衰的，只有回憶是可靠的存在，而記憶深處最典型的“湧現”就是那曾經擁有過的“大觀園”內“紅顏”遇“知己”的美好時光，畢竟，古典富貴模式也就這麼幾種，庭院與紅顏，是奢華生活

的典型象徵，也是詞人魂牽夢繞的美好時光。

這種懷舊模式也是可以理解的，男人最常見的自製回憶短片大多是想還原當年“英俊瀟灑”、文采斐然的我如何受女子歡迎，無須暴露“總裁”接班身份，就吸引了燈火闌珊處美女的注意。居住在北京西郊，舉家食粥的曹雪芹有這種回憶，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癡》中的窮書生伊波利特也有這種幻覺。晏幾道是由富返貧的落魄青年，家道中落後的日常功課就是沉浸在這種回憶中。

晏幾道這首詞的亮點落在昔日紅顏知己的身上，但映照的還是自己對美好年華、旺盛生命力和好運伴隨的深情回望，回望中還有當年肆意揮灑的青春和潑了一地的傷感。讓我們再次回味一下這首少年宋詞。

上片起筆即寫夢醒、酒醒，樓臺高鎖，簾幕低垂，暗示繁華消歇，人去樓空，詞人將酒醒時分的空寂無人、輕揚簾幕與往昔笙歌的珠玉樓臺折疊成今昔映照的雙重鏡像，這種虛實相生的景致，恰似哥窯“金絲鐵線”式冰裂紋（又叫“鱗血”紋），在殘缺中透出傷心的美感。憂傷是一種心境，“不思量，自難忘”，比如眼下，“去年春恨”又在落花微雨中如“暗香”般浮上心頭，一樣的時節，不一樣的時節。

“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一靜一動之間，愁緒浸潤了微雨，仿佛整個春天都帶著薄涼。這兩句純以景色的羅列來暗示心情之憂傷，以美景襯傷情，在宋初的小令寫作中屬於新潮寫法。

下片轉入回憶，“記得小蘋初見”，服飾細節歷歷在目，雙重心字羅衣讓當年的少年詞人想入非

非，恍惚間竟想低低詢問：“這是春來流行新裝，還是為知己打扮？能否讓我為這款羅衣貼上‘心心相印’的標籤？”

好像你讀懂了我的唇語，你欲語又止，只是在琵琶弦上彈撥訴不盡纏綿相思，“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這相思之音繚繞至今，才離耳邊，又到心邊。

“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當年明月，曾經映照著小遠去的單薄背影。今夜明月依舊，伊人卻不見蹤影。回憶成了今昔唯一的聯繫。

全詞以夢與醒、昔與今、獨立與雙飛對比，營造出悠遠綿長的離愁。明月無言，卻見證了過往深情，亦映照出現實的蒼涼。詞人用最柔情的筆觸，寫盡最無奈的別離，在溫婉深情中透出無聲的悲愴。

這首詞，妙句如珠玉連綴，譚獻《複堂詞話》讚歎此詞為“千古不能二”。但最耐人尋味的是：晏幾道回憶與“小蘋初見”時分，為什麼至今忘不了的是“兩重心字羅衣”？“兩重心字羅衣”到底是什麼？為什麼在詞人的印象中如此深刻而鮮活？

在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那裡，物件是什麼身份，來自哪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眼的悸動。這第一眼完全取決於少男的青春與夢想何時覺醒以及詞人在情感湧動時看到了什麼，晏幾道看到了“心字羅衣”，而且看到了“雙重”心字羅衣，這心字羅衣，以恰當的隱秘包裹了盛大的綻放，引發了少年詞人的無限遐想，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也因為阻隔了詞人的眼光，少年便一輩子記住了它，從此，懂得了什麼叫“刻骨銘心”。

當然，這種隱秘的心思本來只適

合在詞中含蓄表達，只適合在幾個要好的公子哥兒之間暗語傳遞，要不是“小蘋”後來輾轉流落，要不是這種“極品公子”與歌女一見鍾情的故事讓無數灰姑娘感動得一塌糊塗，因此到處傳唱這首詞，可能我們還無法知道晏幾道清高灑脫的背後還有“戀物”的癡情。

那一襲“兩重心字羅衣”，不僅是人間最昂貴的衣裳，更是愛情最深處的意象，承載著詞人與小蘋那段如夢似幻的往昔。

“心字羅衣”是宋代仕女裝束的一種，或雲以心字篆香熏過，但個人覺得，另一種解釋更加富有詩意，就是以心形衣襟相疊而成，婉轉達意，最宜少女纖柔的身姿。兩重心字，更添幾分層疊的用心，也可以暗示心意交錯，纏繞難分。而在晏幾道的記憶中，這一襲羅衣之美，並不僅僅關乎衣裳本身，更關乎人，關乎情，關乎那一瞬間的心動。

那是初見的時分，小蘋身著“兩重心字羅衣”，以琵琶弦音訴說相思。輕紗拂動，眉眼低垂，她的神態，她的語氣，她的一切，皆映入詞人的心湖，漾起層層波瀾。從此，這件衣裳不再是單純的織物，它成了晏幾道內心深處的印記——帶著被愛情銘刻的烙印進入被時光封存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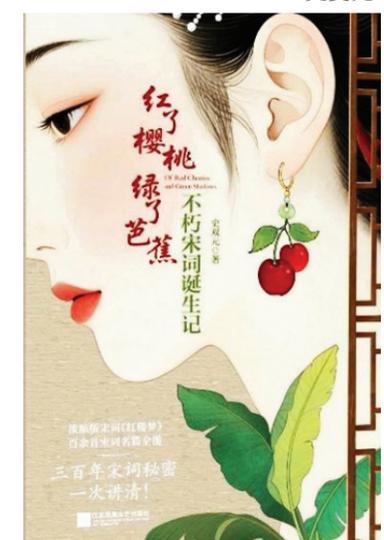
心理學上認為，記憶最容易被啟動的，是那些帶有強烈情感衝擊的畫面，記憶常常偏愛某個生動的瞬間，愛意濃烈之時，一顰一笑即永恆。而晏幾道對於小蘋的癡迷，使得這位身著“兩重心字羅衣”之歌女成為他心頭的白月光，哪怕歲月流轉，依舊無法忘懷。雙重羅紗映出人對“心有靈犀”的渴望，當我們隔世凝視這個被詞人定格的服飾細節時，仿佛看見一位北宋最精緻的年輕人將難以言說的情感打包後封印進織錦紋樣的宋詞中，留

待後人解讀。

這也正是宋詞最迷人的地方——它不是直抒胸臆，它偏愛以景寓情，以物承意，讓情感寄生於物象之中。比如，秦觀詞：“自在飛花輕似夢，無邊絲雨細如愁。”李清照詞：“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賀鑄詞：“試問閒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這些最美的詞句都是通過具體的事物，將深藏於內心的情感具象化，從而引發共鳴。而“兩重心字羅衣”之所以打動人心，也因為它不僅僅是一件衣裳，它是晏幾道的“人間四月天”，是一段不能重來的邂逅，是公子的一段執念，是詞人筆下那不願散去的夢影。歲月漫漫，往事難追，唯有那“兩重心字羅衣”，仍在晏幾道的詞裡，在流轉千年的風裡，低吟淺唱，不肯散去。

(本文摘選自《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不朽宋詞誕生記》，史雙元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

史雙元



史雙元《紅了櫻桃，綠了芭蕉：不朽宋詞誕生記》